



古文眞寶敘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眞寶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所禁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正之繁者芟之略者詳之必歸於至當而後已若此書者最大意於篇題之下精明訓解於句讀之間非惟使幼學

只編

之士得有所資而挾兔園冊於黨庠術序之間者
 亦免籍口之譏矣予寓書林六年得一善士而與
 之友者必先生之高弟也來後去先雖不及會然
 觀其徒則可以知其師矣一日有章余君語予曰
 古文真實先師用心之勤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
 缺歟盍請序之予不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書至
 正丙午孟夏肝江後學鄭本土文欽

諸儒箋解古文真實後集目錄

卷之一

辭類 秋風辭 前漢武帝 漁父辭 屈原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阿房宮賦 杜牧

秋聲賦 歐陽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憎蒼蠅賦 歐陽

卷之二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雜說 同

名二子說蘇老稼說東坡

愛蓮說周茂叔

解類 獲麟解退之進學解同

卷之三

序類 春夜宴序李集昌黎文序李漢

送孟東野序退之歸盤谷序同

送薛存義序駱柳子滕王閣序王勃

卷之四

記類 蘭亭記王羲之逸獨樂園記司馬公

醉翁亭記歐陽書錦堂記同

喜雨亭記東坡所陽樓記范希文

子陵祠堂記同黃州竹樓記王元

待漏院記同諫院題名記司馬公

袁州學記李思亭記陳子道

卷之五

箴類 大寶箴張四箴樹正叔

銘類 陋室銘劉禹克己銘呂與叔

西銘張子厚東銘同

古硯銘 唐子西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璣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卷之六

頌類 得賢臣頌 魏子 大唐中興頌 元之

酒德頌 劉伯倫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郭橐駝傳 柳子 讀孟嘗君傳 瑒

卷之七

碑類 韓文公廟碑 東坡

辨類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諱辨 韓退之

卷之八

表類 出師表 諸葛 後出師表 司馬

陳情表 李令

卷之九

原類 原人 韓愈之原道 駭

論類 樂志論 仲張 過秦論 賈誼

卷之十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為人求薦書

同答陳商書

同

興韓荆州書

李太白

答張籍書

韓退之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目錄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一

後集

辭類 秋風辭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

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艸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

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

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清多

少壯幾時奈老何

漁父辭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

父榮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躬庭柯以
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
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
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
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 竊罪長沙 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 造
托湘流兮 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 迺隕厥身 烏辜
哀哉兮 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 鸚鵡翔關 茸尊
顯兮 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 謂隨夷淵

右長一 上七

今謂跡躋廉其邪為鈍今鈴刀為銘千嗟默默生
之亡故分幹棄周鼎寶康瓠今騰駕罷牛駘蹇
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入兮
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辭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倘螻蟻
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
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邈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

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
之汗漬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
將制於螻蟻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
離天白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
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
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轟

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
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
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
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
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
擾擾梳曉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靄橫焚椒
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
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
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

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
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襖棄擲運送秦
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
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
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
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
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
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秋聲賦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
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
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

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
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
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
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
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
砭人肌膚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
切呼號奮發豐州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
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
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

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
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
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
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
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
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
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
奈何非金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為之哉
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

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
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
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
間白露橫江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
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
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
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分予懷望美人今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
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
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
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
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
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
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

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
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也須
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
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
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

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
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
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
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一客從予
過黃泥之坡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
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
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
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
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
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
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
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
之幽宮蓋一客之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艸木震動
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
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

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迎如車輪玄裳縞衣曼然長鳴掠予舟而西
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
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
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
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上顧笑子亦驚悟開戶
視之不見其處

憎蒼蠅賦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

蚊蚋之利嘴幸不為人之良胡不為人之喜爾形
至眇爾欲易盈盃孟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
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
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
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棖廣廈珍簟方牀炎風
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
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
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歿尋頭撲面入袖穿
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

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鬢髯莊生
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ノ警巨扇揮颺或
垂頭而腕脫或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一也又
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
娛一日之餘間奈爾眾多之莫敵或集器血或屯
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
一有霑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
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實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

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
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
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
眾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覷至於大哉肥牲嘉穀
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
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
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
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
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

之為精宜乎可以爾刺譏人之亂誠可嫉而憎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一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二

後集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
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
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
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
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
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

其出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
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
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
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
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
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
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
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日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
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其長弘師襄
老聃知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
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
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退之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
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
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
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
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
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
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蘇老泉

名二子說

蘇老泉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
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不外飾
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
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
吾知免矣

稼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
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
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

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哉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設輕用以待其成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愛蓮說

周茂叔

水陸州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

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
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
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
丹之愛宜乎眾矣

解類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
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
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
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
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
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
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
逢治具必張杖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
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
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
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
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
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
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厥排異端攘斥佛老
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芻稊而
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迥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
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
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設為長通

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
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死不見治命與
伏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
置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
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榼侏儒椳
闌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
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
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

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
于行荀卿守正太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
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
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
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
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從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
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

古文二 上六二

非幸歟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賚之崇瘳忘已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以我
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二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三

後集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
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
春召我以煙景木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
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
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
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
金谷酒數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為者不也易
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
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
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
荏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
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藜寒固然莫知也先
生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
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

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千搜抉無隱
汗闕卓躡齋汝澄澈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
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
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
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
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州木之無擊風撓之鳴水

韓退之

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疾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
 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
 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
 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
 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
 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
 奮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
 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
 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
 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太
 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
 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甲不害韓非慎

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
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
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
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
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
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
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
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
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
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
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
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艸木叢
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

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
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
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
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
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
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
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
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

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
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
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
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雜刀鋸不加理亂
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
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刑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
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古文三
上六

五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澁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濟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上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

卷之三

六

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
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
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
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
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
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
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寶主盡東南之美

都督閻公之雅望榮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
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
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
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
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
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
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
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繁迴桂殿
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肝其駭矚問問撲地鐘鳴鼎食之家
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兩霽彩徹雲衢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迴響
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
暢逸興遙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繼歌凝而白雲遏
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花光照臨川
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
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
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

而南溟濶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非失路
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閣而不見奉
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連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
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
於海曲豈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
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竊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賒扶搖可
擬東隅已逝桑榆非勉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
阮藉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勅三尺微命一介書生

上三十一

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毅之
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
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
袂喜託龍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
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
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
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設竭鄙誠恭疏短引一
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鑿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閒雲潭影日悠悠
閣中帝子今何在

朱簾暮捲西山雨
物換星移度幾秋
檻外長江空自流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三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
 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
 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
 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
 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
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
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
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
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

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
感於斯文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
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
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
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
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鹽水臨高縱目逍遙
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

無所_{ナレト}柅_{ヒキスレ}耳目_{ハク}肺腸_{ハク}卷_{ハク}為_ス已有_ニ踴躍_ク為_ス洋洋_ク為_ス不知_ル天壤_ノ之間_ニ復有_ニ何樂_ニ可以_テ代_ス此也_ニ因_テ合_テ而_テ命_ス之_ヲ曰_ク獨樂_ト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_テ滁_ノ皆_テ山_ト也_ニ其_ノ西南_ニ諸_ノ峯_ノ林_ノ壑_ノ尤_モ美_シ望_ム之_ニ蔚_シ然而_モ侯_ク秀_ク者_ハ琅_琊也_ニ山_ノ行_ハ六_七里_ノ漸_ニ聞_ク水_ノ聲_ノ潏_々而_モ瀉_々出_テ于_二兩_ノ峯_ノ之間_ニ者_ハ釀_ノ泉_ト也_ニ峯_ノ回_ル路_ノ轉_テ有_ニ亭_ト翼_シ然_レ臨_ス于_二泉_ノ上_ニ者_ハ醉_翁亭_也作_ス亭_者誰_ノ山_ノ之_ノ僧_ト智_僊也_ト名_之者_ハ誰_ト太守_ト自_レ謂_ク也_ニ太守_ト與_ニ客_ト來_テ飲_ス于_二此_ニ飲_ハ少_ク輒_レ

醉_テ而_モ年_ノ又_モ最_モ高_ク故_ニ自_レ號_ク曰_ク醉_翁也_ニ醉_翁之_ノ意_ハ不_レ在_ニ酒_ノ在_ニ乎_ニ山_ノ水_ノ之_ノ間_ニ也_ニ山_ノ水_ノ之_ノ樂_ハ得_ル之_ニ心_ト而_モ寓_ス之_ニ酒_ト也_ニ若_シ夫_レ日_ノ出_テ而_モ林_ノ霏_ク開_ク雲_ノ歸_ク而_モ巖_ノ穴_ノ暝_ク晦_ク明_ク變_ク化_ス者_ハ山_ノ間_ノ之_ノ朝_ト暮_ト也_ニ野_ノ芳_ク發_ク而_モ幽_ク香_ク佳_ク木_ノ秀_ク而_モ繁_ク陰_ク風_ノ霜_ノ高_ク潔_ク水_ノ落_ク而_モ石_ノ出_テ者_ハ山_ノ間_ノ之_ノ四_ノ時_ト也_ニ朝_ト而_モ往_ク暮_ト而_モ歸_ク四_ノ時_ノ之_ノ景_ハ不_レ同_ニ而_モ樂_ハ亦_レ無_ク窮_ス也_ニ至_リ於_二負_ノ者_ト歌_フ于_二塗_ノ行_ク者_ハ休_ム于_二樹_ノ前_ニ者_ハ呼_ク後_者應_ク偃_ク樓_ト提_ク攜_ク往_ク來_ク而_モ不_レ絕_ス者_ハ滁_ノ人_ト遊_ク也_ニ臨_ク溪_ト而_モ魚_ノ溪_ノ深_ク而_モ魚_ノ肥_ク釀_ノ泉_ト為_ス酒_ト泉_ト香_ク而_モ酒_ノ冽_ク山_ノ肴_ト野_ノ筴_ト雜_シ然_レ而_モ前_ニ陳_ス

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
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
乎其中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
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
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
廬陵歐陽脩也

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
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間庸人孺子
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
其妻一旦且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
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
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
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
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
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儲

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
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
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
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
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
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
歌於市農夫相與耘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

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
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
興而盜賊茲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
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
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
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右文四 上之三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
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
名吾亭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
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
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
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
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霽雨霏霏
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
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
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良譏滿目蕭然感
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
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
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
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

古文四
上三六

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
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
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
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
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
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
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
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賤下賤大得民
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
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
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

卷之四
上三十一

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葦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闌遼負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

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諠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除上雨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自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

明等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
同志嗣而尊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
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
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
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
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
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

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
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
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
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
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
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
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

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
四聰甚邇相君言為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
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
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
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
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
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
諂容以媚之私心恇恇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腫
屢回相君言為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

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
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
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
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
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
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

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
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
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
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
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
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袁州州學記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
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
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
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
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疎亡以稱上意
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未
子廟陋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
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
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
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盱江李觀諗
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廩

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
賣降恐后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
焉耳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
之厚延于靈獻州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
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
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
君裨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
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
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
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字之羞抑亦
為國者之憂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
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
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
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為目之所視而思
從之視于戈則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
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

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立壠而行墟
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
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
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
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
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
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忘之者遠故也此亭
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
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

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彼彼不有望其水
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
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
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
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
之記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
 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
 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
 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
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唯在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
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亡國之音淫勿謂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太度無效庶事如履薄
臨澁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
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胃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
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氷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
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
察而明雖冤旋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黜續塞耳而

卷之五

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
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
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
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
慶開羅起祝授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
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
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
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卷之三

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

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談笑有鴻
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
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
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
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
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蠢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
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為寇讎

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礫安取厥
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
天下不歸吾仁癘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焉莫
非吾事顏何人哉聯之則是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
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

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癯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
顛連而無告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
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
形者惟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
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體其受
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
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

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
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
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
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
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波者
及歸咎其不出波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
獨壽大不相近也筆之壽以自計墨之壽以月計
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
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大乎其為用也
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
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
壽大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
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
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

然足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州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
介拔俗之標肅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
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
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

而後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
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
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州堂濫巾
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霧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
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
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

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
而下愴望林鸞而有失顧州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結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快長擯法筵久埋敲朴誼器
犯其慮牒訛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峭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苴至於還騰入幕寫霰出楹薰

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箸逸海
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
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裊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高豈可使芳杜
厚顏薜荔無取碧嶺再辱丹崖重淖塵遊躅於蕙
路汚淥池以洗耳宜高岫幌掩雲關歛輕裘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瞻

夔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
俗士駕為君謝通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莫不見人河水滌帶羣山糾紛
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州枯凜若霜晨鳥飛不
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二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沙州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

刃扁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斲無世
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
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
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
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
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
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
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

古戰場文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臣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力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
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州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
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
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
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
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
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
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
母提攜捧負良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
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
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媚媚心目寢
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艸木淒
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古文五

古文卷之五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羹藜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
 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
 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設不
 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
 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

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鏘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等泛塵塗如此則使離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衰百丈而不涸
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參乘
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驚忽如景靡過都
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

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瘕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
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
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
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
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

下ノ廿二

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力百里自鬻甯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閑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
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
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
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蟉蟋俟秋唵蟬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

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
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雖伯牙操速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
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成功業俊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
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
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
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
不徧窺里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青塞優游之望得遊
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
雍容垂洪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啗噓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
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
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

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
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
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窺身奉賊稱臣天將
自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
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期
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
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溷濡
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盛

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
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活溪石崖天齊可磨可
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
高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
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契榼提壺唯酒是
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袂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

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蹠枕
麴籍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執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膚愆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為如江漢
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名字宅邊有五柳樹
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采其

五

五

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短褐穿結簞歌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
懷氏之民歟葛夫氏之民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
故鄉人號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
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
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實
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華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
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
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若予其置也若棄則其夭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
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
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為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
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
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
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
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
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
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食
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
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入術傳其事以
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幸賴其力
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
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為宜
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
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為故申呂自獄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
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
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
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勇儀秦

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時
 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
 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
 入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
 端竝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
 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二軍之帥此
 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夫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
 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
 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
 甫罇李逢吉之謫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
 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
 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
 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至千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

愛入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

蘇子瞻

作書詆佛譏君主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
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
羊釣夫無入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平陽犧牲雞
卜羞我鴈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雷我涕
滂翩然被髮下太荒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
之王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為而
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
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
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
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

之太中而已必不逢其夫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軟弱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諱釋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

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字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
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
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
不聞諱滸勢秉釧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
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
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
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
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

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
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
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
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後集

〇六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錄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
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
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
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太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後漢

臣

二

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
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青攸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譔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
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思惟北征安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
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
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浚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留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驀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密遣雲陽羣馬五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良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一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陳情表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昔行年四歲傷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侍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
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
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
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
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
節今臣亡國賤倖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
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
臣微志庶劉隍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
結軀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原類

原人

後集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
 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
 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
 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

多世イシズ
月是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
年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
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
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
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
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

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
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
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
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

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付之出
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
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
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
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
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
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
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
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用為之賈
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塋祭
祀以長其恩變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宣其溼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
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
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
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
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
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
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
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

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

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為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為而天神假廟為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釋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件由
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
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盧其居
明先主之道以道之經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

亦庶乎其可也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由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
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
令足以息四體之夜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
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
烹羔豚以奉之嘯曙畦遊戲平林濯清水追
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

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
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一嚴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道造一世之上
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議夫入
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
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

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
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
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尊國日茂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史記卷六

七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
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
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
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
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
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鉏耨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
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
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

史記卷六

秦本紀

八

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

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矣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西而退卒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

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矣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西而退卒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

卷之四

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
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
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
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
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
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
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

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
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為入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
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
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
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
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
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

諫察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

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

右文十

下四十三

五

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
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間崔宗之
房習祖蔡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
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
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
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
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
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
觀賜筭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

寫呈上庶青萍結緣長價於薛下之門幸推下
派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
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後其源
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
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
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
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

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
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
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譎譎若遂成其書則見
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
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
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
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
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
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

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
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
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
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
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
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
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

也テシガシマ天不欲使ホツシ茲人コノヒト有知乎シラモシヤ則吾之命シカシ不可期コトス如使モシ
茲人コノヒト有知乎シラモシヤ非我其誰ナラバ哉其行道シヨク其為書シヨク其化シヨク
今其傳後イマノツタヘ必有在矣ナラバ吾子其何遽シカシ戚於吾所為シカシ哉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シヨク不能下氣コトス若好已勝者シヨク然雖
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シヨク好已之道シヨク勝也已之道シヨク乃
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シヨク若不勝則無所為シヨク
道吾豈設避是名哉シヨク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シヨク
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シヨク駁雜之譏シヨク
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シヨク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シヨク

不云乎善戲謔シヨク今不為虐シヨク分記曰張而不弛シヨク文シヨク
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シヨク吾子其未之思乎シヨク孟君シヨク
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シヨク

平貞
孫氏

大坂心齋橋筋秋田屋
書林大野木市兵衛板行

